

畫
論
叢
刊

三

畫
筌

江上外史筌重光著

虞山王翬石谷

毗陵惲格正叔

評

是編依桐花館訂正本與昭代叢書本、翠琅玕館本、四銅鼓齋本，更與畫筌析覽本合校。桐花館本校訂甚精，無錯字，惟間有古體字，如「村」作「邨」、「旁」作「髮」、「強」作「彊」等字，皆改作通行體。

畫筌

江上外史笄重光著

虞山王翬石谷

評

毗陵惲格正叔

繪事之傳尚矣。代有名家，格因品殊。考厥生平，率多高士。凡爲畫

訣，散在藝林。六法六長，頗聞要略。然人非其人，畫難爲畫，師心踵習，迄無得焉。聊據所見，輯以成篇，纖計小談，俟夫知者。繪苑流傳，大都高人韻士（一），寫

其胸中逸氣。此言人與畫合，真爲定論。夫山川氣象，以渾爲宗；林巒交割，以清爲法。

畫家最重章法。清渾二語，通體段落，始兩得之。形勢崇卑，權衡小大。景色遠近，劑量淺

深。山之旁脇易寫，正面難工；山之腰脚易成，峯頭難立。主山正者客山

低，主山側者客山遠。衆山拱伏，主山始尊；羣峯盤互，祖峯乃厚。土石交

覆，以增其高；支隴勾連，以成其闊。一收復一放，山漸開而勢轉；一起

又一伏，山欲動而勢長。起伏收放，括盡縱橫運用之法。背不可觀，仄其峯勢，恍面陰

崖；坳不可窺，鬱其林叢，如藏屋宇。山分兩麓，半寂半喧；崖突垂膺，有

現有隱。近阜下以承上，有尊卑相顧之情；遠山低以爲高，有主客異形之

象。山頭山足，俯仰照顧有情；近峯遠峯，形狀勿令相犯。此章法要緊處，學者勿輕放過。危巖削立，全

依遠岫爲屏；巨嶺橫開，還藉羣峯插笏。一抹而山勢迢遙，貴腹內陵阿之

層轉；一峯而山形峯律，在嶺邊樹石之繽紛。數逕相通，或藏而或露；諸

峯相望，或斷而或連。峯夭矯以欲上，仰而瞰空；砂迤邐以同奔，俯而薄

地。山從斷處而雲氣生，山到交時而水口出。山脈之通，按其水徑；水道

之達，理其山形。水道乃山之血脈貫通處，水道不清，則通幅滯塞，所當刻意研求者。地勢異而成

路，時爲夷險；水性平而畫沙，未許欹斜。近山潏洄，每於村邊石脚；遠

沙迢遞，見之峯頂山腰。樹中有屋，屋後有山，山色時多沉靄；石旁有沙，

沙邊有水，水光自愛空濛。平遠一派，水陸有殊。江湖以沙岸蘆汀、帆檣鳧雁、剝竿樓櫓、戍纍漁罩爲映帶，村野以田廬籬徑、菰渚柳堤、茅店板橋、煙墟渡艇爲鋪陳。畫中平遠最難作。此分江湖、村野、雨景、晚景處，即是畫法。野景以趙大年爲宗，江景則江燕

諸公爲妙。觀此點綴，畫法盡矣。山本靜，水流則動；石本頑，樹活則靈。土無全形，

石之巨細助其形；石無全角，石之左右藏其角。土載石而宜審重輕，石壘

石而應相表裏。山水中畫石，與尋常畫法不同。須令土石渾成，雖極奇險之致，而位置天然，方爲合格。

石之立勢正，走勢則斜；坪之正面平，旁面則反。半山交夾，石爲齒牙；

平壘逶迤，石爲膝趾。山脊以石爲領脈之綱，山腰用樹作藏身之幄。山實，

虛之以煙靄；山虛，實之以亭臺。山形欲轉，逆其勢而後旋；樹影欲高，

低其餘而自聳。山面陡面斜，莫爲兩翼；樹叢高叢矮，少作並肩。石壁巔

岈，一帶傾欹而倚盼；樹枝撐攬，幾株向背而紛拏。橫崖泉落，景已伏而忽

通；孤嶂石飛，勢將墜而仍綴。樹排蹤以衛峽，石頽臥以障虛。山外有山，

雖斷而不斷；樹外有樹，似連而非連。此段言隱現斷續之妙，如文章家龍門敘事法，變化無

方。榆柳茂於村舍，松檜鬱乎巖阿。坡間之樹扶疎，石上之枝偃蹇。短樹參

差，忌排一片；密林翳翳，尤喜交柯。密葉偶間枯槎，頓添生致；紐幹或

生剝蝕，愈見蒼顏。枝綴葉而參伍錯綜，弗生窒礙；葉附枝而橫斜紆直，欲

使聯翩。苑枯或因發葉之早遲，舒屈多由引幹之老稚。一本之穿插掩映，還

如一林；一林之倚讓秉承，宛同一本。正標側杪，勢以能透而生；葉底花

間，影以善漏而豁。透則形臞而似長，漏則體肥而若瘦。作畫樹居其半。諸家畫法，變

態多種，不過爲造化傳神。若非靜觀，難得其理。此段洗發，曲盡元微，一本一林，透漏之法，畫樹祕要，前人所不

傳，今於江上先生發之，令人玩索不盡。煙中之幹如影，月下之枝無色。雨葉暗而淋漓，

風枝亞而搖曳。木皮之膚理如生，蟠根之植立宜固。春條擢秀，夏木垂陰，

霜枝葉零，寒柯枝瑣。表挺而修立，影互而成行。幽岩古栝，老狀離奇；片

石疎叢，天真爛熳。山擁大塊而虛腹，木攢多種而疎巔。衆沙交會，借叢樹

以爲深；細路斜穿，綴荒林而自遠。沙如漂練，分水勢而復羅村勢；樹若連柵，圍山足而兼襯山巒。沙邊水蕩，偶借石防；峯裏雲生，還容樹影。沙之

交插處，作樹有法，惟癡翁最爲擅勝。荒林細路，南宋諸公妙境也。林麓互錯，路暗藏於山根；岩

谷遮藏，境深隱於樹裏。密樹憑山而根株迭露，能令土石分明；近山嵌樹而坡岸稍移，便使柯條別異。樹根無著，因山勢之橫空；峯頂不連，以樹色之遙蔽。峯稜孤側，草樹爲羽毛；坡脚平斜，石叢爲綴嵌。樹惟巧於分根，即數株而地隔；石若妙於劈面，雖百笏而景殊。妙在心傳，非能口授。石看三面，

有圭端刀錯、玉尺銀瓶、香案琴墩、蟲窠魚砌、覆盂欹帽、缺斨蹲獸、蚌殼螺軀、鳥罩犀首之異狀，須離象而求；樹分單夾，有散蝶聚蜂、蛇驚鴉集、鷄翎燕翦、珠綴冰凌、竹个棕團、簾垂穗結、飄縷簇角、攢針纒紉之殊形，貴相機而作。形容樹石之法，不離此種種，而其妙處，全在筆墨脫化。石有剝鮮之色，土有膏澤之容。樹

勁則清，水柔則秀。麓拖沙而勢弔，背隱樹而境深。瀑亂瀉者源長，岩倒懸

者脚穩。原嶺交迴，起空嵐而氣豁；雲岩聳矗，互脩坂而勢悠。山巍脚遠，水無近麓之情；地廓村遙，樹少參天之勢。山淺莫爲懸瀑，樹大無作高山。沙勢勿先成，背峯頭而後定；遠墅勿先作，待山空而徐添。懸坪疊石，即作山巒；低岸交沙，便成津浦。瀨層層如浪捲，石泛泛似漚浮。衆水匯而成潭，雨崖逼而爲瀑。闊狹因乎石磧，夷險視乎岩梯。無風而澗平，觸石而湍激。折瀾如傾沸，湧浪若騰驤。派流遠近，爲斷續之分；波紋有無，由起滅之異。水漲闊而沙岸全無，水煙浮而江湖半失。平波之行筆容與，激湍之運腕回旋。浪花迅捲而筆繁，濤勢高掀而筆蕩。山隔兩崖，樹欹斜而援引；水分雙岸，橋蜿蜒以交通。五代、北宋諸公，多工畫水，溪澗江湖，畫法迥異。玩此不特取勢之法明析無餘，而運筆之妙，發揮略盡。布局觀乎縑楮，命意寓於規程。統於一而締構不焚，審所之而開闔有準。尺幅小山水宜寬，尺幅寬邱壑宜緊。卷之上下，隱截巒垠；幅之左右，吐吞岩樹。一縱一橫，會取山形樹影；有結有散，應知境

闕神開。畫法不離「縱」、「橫」、「聚」、「散」四字，所謂「一陰一陽之謂道」。巧在善留，全形具而妨

於湊合；圓因用閃，正勢列而失其機神。眼中景現，要用急追；筆底意

窮，須從別引。二語畫禪玄要也。知其解者，日暮遇之。偶爾天成，加以人工而或損；此

中佳致，移之彼處而多違。理路之清，由低近而高遠；景色之備，從澹簡而

綢繆。絜小以成鉅，心欲其靜；完少以布多，眼欲其明。目中有山，始可作

樹；意中有水，方許作山。「目中有山」四句，即所謂「胸有成竹」也。今人作畫，胸中了無主見，信

筆填砌，縱令成圖，神氣索然，參此方悟畫法。

作山先求入路，出水預定來源。擇水通橋，取

境設路。分五行而辨體，峯勢同形，諳於地理；象庶類以殊容，景色一致，

昧其物情。樹無表裏，不知隱見之方；山少陰陽，豈識渲皴之訣。水遲引

導，難以奔流；樹早生根，無從轉換。瀑水若同簷溜，直瀉無情；石塊一

似土坯，模稜少骨。坡寬石巨，崇山翻似培塿；道直沙粗，遠地猶同咫尺。

講究邱壑，只在路徑水口二者安置穩貼，邱壑之理，思過半矣。此下論繪事中疵病，洗剔略盡，若不細加體認，即蹈

其弊轍，猶爾茫然。坪憎桶案之形，山厭瓜稜之狀。地薄崖危未帖，峯高樹壯非

宜。近山平田，患其壁立；離村列樹，勿似籬橫。挺然者樹容，木本毋同草

本；油然者樹色，生枝休似伐枝。峯巒雄秀，林木不合蕭疎；島嶼孤清，

屋舍豈宜叢雜。異境未可多爲，田圃祇堪戲作。宮殿鬱盤而壯麗，寺觀清邃

而嵯峨。園亭之屋幽敞，旅舍之屋駢闐。漁舍荒寒，田家樸野。山居僻其門

逕，村聚密其井煙。界畫之工，無虧折算；寫意之妙，頗擅縱橫。屋宇畫法，諸家

體格不同，大約意象用筆。

人屋質無傷於雅，沙草劇不失於文。雪意清寒，休爲染

重；雲光幻化，少作鉤盤。雨景霾痕宜忌，風林狂態堪嗔。曉霧昏煙，景色

何容交錯；秋陰春靄，氣候難以相干。前人有題後畫，當未畫而意先；今

人有畫無題，即強題而意索。雲裏帝城，山龍盤而虎踞；雨中春樹，屋鱗次

而鴻冥。仙宮梵刹，協其龍砂；村舍茅堂，宜其風水。山門敞豁，松杉森列

而成行；水閣幽奇，藤竹蕭疎而垂影。平沙渺渺，隱葭葦之蒼茫；村水溶

溶，映垂楊之歷亂。林帶泉而含響，石負竹以斜通。草媚芳郊，蒲緣幽渚。潮落沙交，水光百道；山寒石出，樹影千櫺。愛落景之開紅，值山嵐之送晚。宿霧斂而猶舒，柔雲斷而還續。危峯障日，亂壑奔江；空水際天，斷山銜月。雪殘青岸，煙帶遙岑；日落川長，雲平野闊。地表千鐔，高標插漢；波間數點，遠黛浮空。匿秀嶺於重巒，立奇峯於側嶂。兩崖峭壁，倒壓溪船；一架危樓，下穿岩瀑。孤亭樹覆，危磴闌扶。溪深而猿不得下，壁峭而鳥不敢飛。驚濤拍於怒石，叢木擁乎飛梁。江上千峯雪積，海中孤島雲浮。霞蔚林皋，陰生洞壑。雨氣漸沉暮景，夜色乍分晨光。散秋色於平林，收夏雲於深岫。月映園林之瀟灑，風生野渚之飄颻。雲擁樹而林稀，風懸帆而岸遠。修篁掩映於幽澗，長松倚薄於崇崖。近淑鷺飛，色明初霽。長川雁度，影帶沉暉。水屋輪翻，沙堤橋斷。鳧飄浦口，樹夾津門。石屋懸於木末，松堂開自水濱。春蘿絡徑，野篠縈籬；寒甃桐疎，山窗竹亂。柴門設而常關，

蓬窗繫而如寄。樵子負薪於危峯，漁父橫舟於野渡。臨津流以策蹇，憩古道而停車。宿客朝餐旅店，行人暮入關城。幅巾杖策於河梁，被褐擁鞍於棧道。賈客江頭夜泊，詩人湖畔春行。樓頭柳颺，陌上花飛。散騎秋原，荷鋤芝嶺。高士幽居，必愛林巒之隱秀；農夫草舍，常依隴畝以棲遲。攤書水檻，須知五月江寒；垂釣砂磯，想見一川風靜。寒潭曬網，曲徑攜琴。放鶴空山，牧牛盤谷。尋泉聲而躡足，戀松色以支頤。濯足清流之中，行吟絕壁之下。登高而望遠，臨水以送歸。臥看滄江，醉題紅葉。松根共酒，洞口觀棋。見丹井而如逢羽客，望浮屠而知隱高僧。看瀑觀雲，偶成獨立；尋幽訪友，時見兩人。此段論畫中諸景，凡畫家無有不知者，但筆墨粗疎，即竭意布置，終不能逼出真景，是有景與無景同也。覽者勿徒愛其詞句之佳，當於景色中有會心處。人不厭拙，只貴神清；景不嫌奇，必求境實。董、巨峯巒，多屬金陵一帶；倪、黃樹石，得之吳越諸方。米家墨法，出潤州城南；郭氏圖形，在太行山右。摩詰之輞川，關、荆之桃源。

華原冒雪，營邱寒林。江寺圖於希古，鵲華貌於吳興。從來筆墨之探奇，必繫山川之寫照。善師者師化工，不善師者撫縑素；拘法者守家數，不拘法者變門庭。叔達變爲子久，海岳化爲房山。黃鶴師右丞而自具蒼深，梅花祖巨然而獨稱渾厚。方壺之逸致，松雪之精妍；皆其澄清味象，各成一家，會境通神，合於天造。畫工有其形而氣韻不生，士夫得其意而位置不穩。前輩脫作家習，得意忘象；時流託士夫氣，藏拙欺人。是以臨寫工多，本資難化；筆墨悟後，格制難成。資分格力，兼之者難，百年以來，不一二觀。故有童而習之，老無所得；

或恃其聰明，終虧學力。此成家立名之所以不易也。十幅如一幅，胸中邱壑易窮；一圖勝一

圖，腕底煙霞無盡。全局布於心中，異態生於指下。氣勢雄遠，方號大家；神韻幽閒，斯稱逸品。寓目不忘，必爲名跡；轉瞬若失，盡屬庸裁。山下宛似經過，卽爲實境；林間如可步入，始足怡情。聚林屋於盈寸之間，招峯巒於千里之外。仰眎岩堯，訝躋攀之無路；俯觀叢邃，喜尋覽之多途。無猿

鶴而恍聞其聲，有湍瀨而莫覩其跡。近睇鉤皴，潦草無從摹榻；遠覽形容，生動堪使留連。濃淡疊交，而層層相映；繁簡互錯，而轉轉相形。畫家六法，以

氣韻生動爲要。人人能言之，人人不能得之。全在用筆用墨時，奪取造化生氣。惟有煙霞邱壑之癖者，心領神會。不然，雖畢生模古法，終隔數塵。

無層次而有層次者佳，有層次而無層次者拙。狀成平褊，雖多邱壑不爲工；看人深重，即少林巒而可玩。真境現時，豈關多筆；

眼光收處，不在全圖。合景色於草昧之中，味之無盡；擅風光於掩映之際，覽而愈新。密緻之中，自兼曠遠；率易之內，轉見便娟。此篇中闡發氣韻最微妙處

也。其議論精微，語無虛下，學者字字作禪句參之，默契其旨。

山之厚處即深處，水之靜時即動

時。林間陰影，無處營心；山外清光，何從著筆。空本難圖，實景清而空景現；神無可繪，真境逼而神境生。位置相戾，有畫處多屬贅疣；虛實相生，無畫處皆成妙境。凡理路不明、隨筆填湊，滿幅布置，處處皆病。至點出無畫處，更進一層，尤當尋

味而得之。人但知有畫處是畫，不知無畫處皆畫。畫之空處，全局所關，即虛實相生法。人多不著眼空處，妙在通

幅皆靈，故云妙境也。得勢則隨意經營，一隅皆是；失勢則盡心收拾，滿幅都非。

勢之推挽，在於幾微；勢之凝聚，由乎相度。畫法忌板，以其氣韻不生，使氣韻不生，雖飛揚何益？畫家嫌稚，以其形模非似，使形模非似，即老到奚庸？粗簡或稱健筆，易入畫苑之魔；疎拙似非畫家，適有高人之趣。披圖

畫而尋其爲邱壑則鈍，見邱壑而忘其爲圖畫則神。邱壑忘爲圖畫，是得天地之靈氣也，所

謂藝游而至者則神傳矣。

蓋山容憑皴淡以想像，無泥皴淡而著其僞；樹態假點抹

以形容，勿拘點抹而忽其真。鉤之行止，即峯巒之起跌；皴之分搭，即土石之紋痕。頓挫乃鉤劈之流行，淺深爲渲染之變化。虛白爲陽，實染爲陰。山坳染重，端因陰影相遮；山面皴空，多是陽光遠映。山以分按脊生，石用重鉤面出。山脚伏而皴側，坡脊起而皴圓。麻皮虛脚而山空，兼讓長林之得致；釘頭露額而石豁，又資叢樹以託根。墨帶燥而蒼，皴兼於擦；筆濡水而潤，渲間以烘。襯複而內暈，鉤簡而外工。鉤靈動似乎皴，皴細碎同於擦。

劈而不皴，知烘染之有法；皴而不染，知鉤劈之意全。著筆爲皴，留空痕以成廓；運墨爲染，間滄迹以省鉤。點之圓活，與皴無殊；皴之沉酣，眇染匪異。鉤之漫處，可以資染；染之著處，即以代皴。複染於鉤內，而石面稜稜；增染於廓外，而石脊隱隱。皴未足，重染以發其華；皴已足，輕染以生其韻。解索動而麻皮靜，爛草質而牛毛文。釘頭莽於木梯，長短同施；豆瓣潑於芝麻，小大易置。卷雲雨點各態，亂柴荷葉分姿。劈斧近於作家，文人出之而峭；鬼臉易生習氣，名手爲之而適。大劈內帶鑿痕，小劈中含鏽迹。石凌面而隱疊千層，山沒骨而融成一片。灰堆乃礬頭之變境，疊鏘即斧劈之後塵。從古畫家，各立門戶，皆由皴法不同。自唐、五代、南、北宋以至元、明，其筆法有如方枘圓鑿之

難人者，然其中自有一貫通之理，故能精於一家法，而得其變化離合處，則諸家畫法一以貫之，更無凝滯。今人之蔽，只在不能專攻一家，故諸家皆無人處也。觀此論皴法精詳，開墨妙之玄祕，補前人之缺略，真六法之微言也。

畫中惟皴法最難，所宜亟講。各家畫法，未易兼綜。然須畫北宋，勿使一筆入南宋法；畫南宋，勿使一筆入元人